



为他们插上金羽翼

张军茹口述 陈 颐整理



“在宽容的艺术世界里人人平等，残障儿童在艺术世界里享受着平等和美好。金羽翼要用非语言的艺术形式，帮助他们抒发内心情感，学会一技之长，将来能够自食其力，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”

我叫张军茹，北京人，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主任和创办人。说起创办金羽翼，就要说10多年前见到的一个叫明明的孩子。当时他只有10岁，面目清秀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仿佛随时要跌倒，语言含糊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这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脑瘫孩子。明明的妈妈说，明明就喜欢画画，拿起画笔就格外安静，一边画一边自言自语，一副很陶醉的样子。后来我又陆续知道，明明的爸爸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悄悄地走了，明明妈妈不得不辞职，与姥爷姥姥轮流照顾明明，靠姥爷姥姥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。当时不知道怎样帮助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，后来渐渐地与明明一家失去了联系，但在我的脑海里，明明和他的画却一直都没有淡忘过，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清晰。2009年7月，我向朝阳区残联递交了创办金羽翼的申请，把这些年做企业和做公益的经验结合起来，创办一个既为特殊儿童提供艺术康复教学，自身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。2011年3月12日，我在朝阳区民政局领取了金羽翼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。

为了给残障儿童家庭减轻经济压力，金羽翼采用极低收费或不收费的形式，鼓励家长把孩子送到金羽翼学习绘画、音乐和舞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家长心里也没底，说是教画画吧，老师却很少有大的说教，觉得孩子们一直在玩，这是上课吗？能有效果吗？许多家长当时的心态就是“反正没地方去，也不要钱，全当给孩子找个地方玩吧……”3个月过去了，家长们发现，孩子们的情绪稳定多了，会说一些以前从来没说过的话。比如画画的时候，孩子会说，“老师，颜料没了，你去给我找一些白颜料来”。延伸到生活里中，孩子会说，“妈妈，东西没了”。

在金羽翼最早的7名小学员中，有个叫小满的自闭症孩子，来金羽翼最初的两三个月基本没画过一张画，他在教室里出出进进，这里

摸摸那里看看，他在不断地熟悉环境，试探老师是否有足够的耐心。3个月后，小满安静地坐下来了，写毛笔字，画画，他信了这个环境，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，他感受到老师对他的爱和包容。他开始拿起画笔，从画线条开始，逐步成长为学会观察，可以面对一盆植物，惟妙惟肖地还原到画纸上，这是由眼睛到大脑，用大脑支配手来完成的系列动作。“孩子来这里很放松，很安全，没有被要求，情绪上就会很稳定，画画找到了他们宣泄情感的出口。”家长们发现，原来这种看似松散的艺术康复形式，正是这些孩子们最喜欢的教学形式。

现在已有70多位自闭症、唐氏综合症、脑瘫的孩子在金羽翼学习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健身操等课程。在宽容的艺术世界里人人平等，残障儿童在艺术世界里享受着平等和美好。我们的口号是艺术无障碍，这里面有两层意思：1、艺术没有语言、国界的障碍，不同国籍的人面对绘画作品和音乐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。2、艺术本身没有障碍，没有正常与非正常，自闭症儿童对色彩、构图和音乐的反应不比普通儿童差，相反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。

我经过长期接触发现，自闭症儿童对色彩和构图有一种天生的敏感，所谓“上天为他们关上一扇门却为他们打开一扇窗”，他们在语言和人际交往上的障碍往往使他们对某些事物更专注，加上他们影像式的记忆功能，对他们还原所见所闻起到很大帮助作用，由于他们不懂得识别周围人的态度和看法，在绘画表现上更大胆，更加出彩，因此更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，加上不语世事的纯净和善良，他们的作品会让人备感温暖。

我认为，艺术欣赏和创作的过程，是非语言的表达过程，是健康愉快的过程，绘画和音乐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是一种语言，架起了我们与、与世界沟通的桥梁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美的享受，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提升自我价值，创造

无数的可能。为了保障金羽翼艺术康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，我们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开发成衍生品，通过淘宝公益超市、企业定制进行销售，20%返还给孩子们，80%用于金羽翼的艺术康复教学和可持续发展。2010年，我们只有7名学员学习绘画，用7名学员的绘画作品制成台历和明信片，返还7位学员17000元。2011年，我们有30名学员，返还13位学员39547元。2012年，我们有70名学员，返还29位学员89014元。孩子们在拿到红包时说，“我有钱了，我就长大了！”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，这些钱是孩子们自食其力得来的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，有尊严。

自闭症的问题至今是世界的一个难题，自闭症的孩子更需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爱。2010年11月9日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，我向他赠送了金羽翼孩子们的绘画作品明信片和台历，卡梅伦首相一边赞赏孩子们画得好，一边手捂住胸口说，“我也有一个脑瘫的孩子，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，感谢你们。”

今年3月，我们受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，参加4月2日世界自闭症中日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展，金羽翼有55幅绘画作品参展，7名学员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下到日本东京参加画展开幕式，康康小朋友还代表中方在开幕式上演奏了葫芦丝《我和你》。

金羽翼在健康发展中不断进步。今年4月份，金羽翼搬了新家，我们的新校舍温馨浪漫、宽敞明亮，极富艺术气息。孩子们非常喜欢新环境，他们的绘画作品陈列在画廊里，让每一位来参观的人都赞不绝口、惊叹不已。我们把孩子们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，我们希望做一个受人尊敬的、有尊严的公益人。未来，我希望金羽翼可以接受更多的特殊孩子来学习艺术，用非语言的艺术形式，帮助他们抒发内心情感，学会一技之长，将来能够自食其力，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是构筑中国梦的一部分。

带中国竹乐走向世界

王 巍口述 何 悦整理

我们还要让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，让竹乐团走向世界。既然我们中国的竹乐器历史最悠久，竹资源最丰富，我们就应该努力，让中国的竹乐团成为世界上最棒的。

我曾担任东方歌舞团演奏队队长，经常思考如何丰富表演形式，竹乐器发出的声音真诚动听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随着了解越来越多，我逐渐被竹乐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所打动。竹子自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象征着正直、虚心、有节。早在周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将几十种乐器分为“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”8类，称为“八音”，其中竹制乐器很多很多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的竹子无论面积、品种、产值都是世界第一。因此，当我听说国外有竹子乐队时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要有竹子乐队。

我将自己对竹乐的了解与构想写在了《奏响中华民族竹乐之韵——关于建设民族乐队的设想》里，我在文章里写到，“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想搞竹乐器的开发，建设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竹乐团。这不光是对竹有一种特殊的喜爱，是因为时常深深地感到我国竹乐历史悠久，有丰富的‘祖上遗产’；各民族竹乐器种类繁多，着手研制开发新的乐器前景很广阔……应组建一个能体现中国民族古老文化和民族特色的、声部较齐全的、极富竹乐器特点的高水准、由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竹乐团（队）”。

1995年，《人民音乐》刊载了我的文章，还举办了高规格的专家研讨会，音乐界权威们的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不久后我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，还登上了报纸，《中国日报》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梦。

那时，大家都觉得要成立一个竹乐团太难了，中国竹乐历史悠久、品种丰富，但是，长时间得不到重视让它们渐渐失传。要装备一个乐团，必须发明一批新的竹乐器，各类乐器还需要具备不同音色和音区。尽管竹子环保速生，但也有壁薄易裂等缺点，开发一件都不容易。

我们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“干什么吆喝什么”，各行各业都想把自己的事做到最好。国外的钢琴和小提琴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改进才得以完善的，人家民族都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到极致，我也希望能跟他们有一拼。20年前我在宿舍3平方米的厨房里用菜刀砍竹子时，没想过民族文化会有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，只知道有想法有目标就要一刀刀砍，一点点做。

那时候，我一没资金，二没技术，三没条件，开发竹乐器有过很多困难，合适的竹子难找，制成乐器更难。没两三年我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后来下了岗，我只好白天做竹乐器，晚上到大酒店去拉大贝司，当“大堂琴师”。2001年，因为太疲劳，我左手的中指在做琴时被电锯锯掉了半截，再不能拉大贝司了，但我的竹乐之路并没有终止。到今天，我们已经有了100多件竹乐器，有1000多度高温烧制的竹炭琴，有用

世界最粗的巨龙竹做成的低音鼓，有像钢琴排列一样的竹板琴，还有仅一根弦的独弦琴……

现在看过了我们表演的人都觉得竹乐好，那是因为它像竹笋一样出土了，埋在地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乐团刚成立那会儿，没有资金也没有场地，我们只好在我家二室一厅的小宿舍里排练，乐器、团员，大家挤得没法再挤了，指挥和演奏者都不在一个屋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同一首曲子每天要练几十遍，很枯燥。后来我们的排练场挪到了租的地下室、自行车棚，还有未竣工的楼房里，“三九天”没暖气，团员们都是在没有酬劳的情况下自愿参加排练，最高兴的事就是排练完大家10多个人一起到小餐馆去吃上一顿饭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年，我们竹乐团本身就是一首歌，一首赞歌，一首颂歌，一首抒情歌。在竹乐的发展过程中，我感受到的是音乐界、林业界、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无私支持。我现在还记得，素不相识的作曲家莫凡跨半个北京来听我介绍竹乐器，为我写曲子；歌舞团的老同事吴华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曲子写好了，后来我拿到的稿子上都是烟味；林业界的朋友李怒云在云南帮我找了3米高的竹子，和两个姐姐帮我抬到火车站寄到北京，没要我一分钱……发展竹乐太不容易了，改革、发明一件乐器要好多年，然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们做了一大批乐器，乐团也组建起来了。

回过头看，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，当年那个成立竹乐团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。但我们并不知足，还有更大的梦想。现在，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睁大眼睛去搜集竹乐，既是为了保存竹乐的多样性，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表演。民间有非常多别具风味的竹乐器，比如广西有一种乐器叫扎扎，演奏动作简单，声音却很好听。它们过去从来没有上过台，我们把它们带到了舞台上，带进了高雅艺术的殿堂。能让大家都感受到山里的声音，我们特别高兴。现在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看相关表演，看到不认识的竹乐器就千方百计地找到演奏者，为乐器照相、用尺子丈量，有机会还要向他们买上两个。民间乐器很多，但是见到的机会很少，有的机会错过了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如今，我们竹乐团已经发行了5张CD专辑，在大学校园、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、人民大会堂、上海世博会都演出过，处处受到欢迎。但是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作曲家加入进来，需要开发更多的乐器和表演形式，进一步提升我们艺术水平和艺术影响。我们还要让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，让竹乐团走向世界。既然我们中国的竹乐历史最悠久，竹资源最丰富，我们就应该努力，让中国的竹乐团成为世界上最棒的。

铁路好了，我才会好

王德友口述 齐 慧整理

我今年已经52岁，在车站工作32年了，对铁路有了归属感，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。从普车到动车高铁，我相信铁路的发展会越来越越好。



王德友工作中。 张五军摄

我是老铁路人，1981年从部队转业到铁路工作，已经整整32年了。

20岁那年，我转业来到北京火车站，因为工作需要，哪里要人就到哪里干活，瓦工、油工、木工都干过。当年，北京站的大顶子就是我们100多把大刷子刷出来的。

2008年12月，我又被调到了北京南站工作，一来就惊叹我们铁路发展快。当时南站的建筑标准是最高的，设施也是最先进的，水龙头都变成了感应器，冲厕所从拉绳变成了盖压泵，就连站房屋面也从砖瓦变成了彩钢板、玻璃板，特别漂亮。

设施改进了，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更高了。单说这检查屋顶的活，就是以前没有的。

为什么要检查屋顶呢？南站的房顶都是彩钢板和玻璃板拼接的，为了旅客安全和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我每周至少一次要进行屋顶巡检。尤其是夏季，雨水多发，要检查玻璃周边的胶是

否开裂，雨水沟是否有异物。如果胶开裂或雨水沟堵塞，遇有大雨水就容易形成串水漏雨。

这个工作对于我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，也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每次都要换上防滑鞋，爬上两段高七八米的直梯，才能踏上离地面20多米的弧形屋顶。有时夏季室外气温高达35摄氏度以上，屋顶的玻璃反射阳光，温度能超过60摄氏度，热气从脚底蒸上来，浑身都冒汗，走上一圈，身上的衣服就能拧出水来。

辛苦是真辛苦，可每当爬到屋顶上，看到房顶漂亮起伏的弧线，想到我们能有这么漂亮的现代化车站，内心就有种自豪感，觉得一切都是为了旅客的安全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

巡检屋顶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，上到南站的椭圆形屋面、下到10多米深的地下管廊，东到沙子口，西到玉泉营的防护围墙，声屏障，都在我们的巡检范围内。站内的玻璃幕墙、地砖、自动门，以及全站24间大型公共卫生间，一切与房修建有关的零碎活计，哪儿有需要，我们就在哪儿。平平常常一天下来，也至少要“急行军”超过5公里。

我们土建工区一共就5个人，负责南站32.2万平方米的主站房、24个站台以及7.2公里防护围墙的巡检工作。由于我们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，新人较少，5个人中3个都已经50岁以上了。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赶紧培养几个接班的人。

今年工区分来个大学生，可把我们高兴坏了，都把他当“宝贝”一样，把所学会的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。现在的孩子们聪明，学习能力强，理解得也特别快，这方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同时，我也教他如何做事做人，工作并不是能干活就行了，还要先学会做人才行。

我今年已经52岁，在车站工作32年了，对铁路有了归属感，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。从普车到动车高铁，有了南站这么现代化的车站，现在铁路又开始改革，走向市场化，我相信铁路的发展会越来越越好。也只有铁路好了，我才会好，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。



王巍正在刮竹子。



王巍在印度尼西亚与竹乐器制作师交流。